

金圣叹



徐立 陈瑜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杰怪坛文 叹圣金

徐立 陈瑜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39807

文坛怪杰金圣叹

徐立 陈瑜 著

责任编辑：曹典谟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27,000 印张：10 印数：1——370

ISBN7—5355—0448—5/G·444

统一书号：7284·1052 定价：3.90元

自序

DB 78/21

金圣叹，不过是一个穷秀才，名不见经传，终其一生，都是靠教书、评书来养家糊口，最后被卷入苏州抗粮哭庙一案，被清廷以通海罪处斩于江宁之三山街。圣叹好友王骥山生前曾赠圣叹诗云：“风雷半夜吴王墓，天地清秋任相祠。一例冥冥谁不朽，早来把酒共论之！”他自己批杜诗时也曾说：“艰难之及，免者几人？”可知圣叹对生死早已瞭然，故其临难不惧。这样一位穷秀才，埋于荒烟蔓草已经三百多年，本无重新提起的必要。

但不幸圣叹生前批了几本书，著书作嫁，本为救贫，不意竟招来种种责骂，骂他“海淫”、“海盗”，其罪不可胜诛。正人君子多以狂士、怪杰目之。金圣叹是一个怪杰，怪就怪在他有满肚皮的不合时宜。他如果走当时读书人的老路，热心功名八股，以其才华，未始不能弄个举人、进士，而他却安于当“六等秀才”。其可怪者一也。当时的学术风气，还是独尊儒术、崇尚理学、鄙视小说的时代，而金圣叹却“不轨于正”，于儒道佛诸书无所不窥，于稗官野史独有钟爱。其可怪者二也。时人都在“正经学问”上用功夫，而圣叹却耗尽心血专批小说戏文这些冷门货。正经学问上用功者，不少成为词章名家，誉满生前后世；圣叹批冷门货，不仅不曾增得些须荣光，时人反以轻薄目之，小技鄙之。其可怪者三也。冷门货批则批矣，同一批小说戏文，金圣叹之名，则里

巷皆知，而他人之名，竟被湮没无闻。其可怪者四也。封建卫道者罪圣叹者，乃一金本《水浒》，说他“诲盗”，而我们今天罪圣叹者，也是此一金本《水浒》，说他是“反动文人”、“《水浒》最凶恶的敌人”。同样一本书，为什么看法却如此之不同？其可怪者五也。圣叹不求闻达，纵酒著书，衰暮之年，何以还拍案而起，写哭庙文，参与抗粮哭庙，以致身首异处。其可悲可恻尤可怪者六也。

才高造物忌，行僻俗人嗤。有才者遭人咒骂诋毁，固文人遭际之所常有。诋毁者大都不顾事实，或者是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来谩骂。如《中国小说史》的作者写道：

以120回的《水浒传》于70回处腰斩之，是极其暴乱的了。后金圣叹自己也被腰斩于吴门至于身首异所，恐是其果报罢。

骂人的话都是拾人牙慧，“腰斩于吴门”则是这位先生的杜撰。作史者如此不负责任，何以昭信于天下！更有甚者，为欲加重其“诲淫”之罪名，竟直指《金瓶梅》亦为圣叹所批；还有的说什么施耐庵著《水浒》，子孙三代皆哑，金圣叹批《水浒》，断子绝孙。如此信口雌黄，实属骇人听闻！圣叹生前雄辩生风，但冤魂长眠地下，已不能置辩一辞。不平则鸣，后世识者也多为其争辩者，且多方搜集史料，为其辩证。圣叹活时活得不明不白，死时也死得不明不白，三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有责任还其历史本来面目，让死者清白长留人间。为此，我们早有其作传之意，但自愧无圣叹透发心花之笔锋来传其言其行。勉强脱稿，又承蒙湖南教育出版社在出书难的今天，慨然允诺出版。行将付梓，略缀数语以为序。

徐 立 陈 瑜

1986年12月于华南师范大学

目 录

自 序

怪杰坎坷的一生

- 1 生年、姓名与家世考
- 21 生活经历
- 52 思想轨迹
- 77 名士作风
- 85 圣叹之友
- 101 怪杰之死

怪杰评点的才子书

- 121 评点风格
- 135 金本《水浒传》
- 152 金本《西厢记》
- 174 圣叹与诗

怪杰的小说理论

- 189 创作概论
- 208 人物性格论
- 239 情节论
- 256 结构论
- 274 文法论

金圣叹年谱

编后小识

怪杰坎坷的一生

生年、姓名与家世考

忽有仙人在别峰，通身香气似芙蓉。

碧天明月一千里，独上瑤台十二重。

（刘继庄：《题唱经先生像》）

三百多年前，在景色秀丽的苏州，出了三个怪人，人称“苏州三妖”：僧妖，三折和尚；戏妖，王子嘉；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儒妖，就是金圣叹。这可能就是当时苏州人心目中金圣叹的形象。但从刘继庄所描绘的金圣叹的肖像来看，似乎没有多少妖气，倒是仙气十足。

征诸后人对金圣叹生活作风的描述，似乎刘继庄的肖像描绘比较准确。

先生饮酒，彻三四昼夜不醉，谈谐曼谑，座客从之，略无厌倦。偶有倦睡者，辄以新言醒之。不事生产，不修边幅，谈禅谈道，仙仙然有出尘之致。

赵时揖：《第四才子书·评选杜诗总识》

圣叹性疏宕，好闲暇，水边林下，是其得意之处。又好饮酒，日辄为酒人邀去，稍暇，又不耐烦，或兴至评书，奋笔如风，一日可得一二卷。

徐增：《才子必读书序》

金圣叹生于苏州什么地方，故居何处，一向崇拜金圣叹的廖燕也说不知道，“予过吴门，访先生故居而不知其处。”（廖燕《金圣叹先生传》）但吴翌凤却说金圣叹生于吴县之甜桥巷。他在《东斋跽语》中说：

张氏世居吾里乐侨之南。金圣叹居甜桥巷，相去不数武，甚相得也。

乾隆《苏州府志》有甜桥巷，兼隶长洲。据苏州博物馆的图片说明，金圣叹的故居，在今天苏州市海红坊海红小学内。

金圣叹是被清政府因“哭庙案”而惨遭杀害的，所以，有关他的生平史料流传下来的极少，今天为他作传，对他的生年、姓名和家世，都不得不作一些考订工作。

关于生年。金圣叹是一位怪杰，后人惊于他的才情，文饰附会了很多传闻轶事。关于圣叹生日，就是一例。传说金圣叹与文昌帝君同日生，故人称金为文曲星。杨保同《金圣叹轶事》上说：

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，而圣叹亦于是日生。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。圣叹虔祀文昌，或亦因此歟？又传圣叹生时，其母梦紫衣人抱小儿置诸其怀，一惊而寤，遂生圣叹，故又谓梦中之紫衣人，为文昌帝君。

这当然是文饰之词。但传得很广，就连当时领袖风雅的钱牧斋也相信圣叹为神仙托生：

金人瑞，字若采，圣叹其法号也。……性固聪明绝

世，而用心虚明，魔来附之。某宗伯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》，所谓慈月宫陈夫人，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叶者，即指圣叹也。

王东淑《柳南随笔》

某宗伯即钱牧斋，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》载《初学集》43卷中。有的又说圣叹前身为僧：

圣叹前身，为杭州昭庆寺僧。死后，朱眉梦圣叹谓之曰：“吾前身乃僧也，尝游欢爱河中，故有是劫。今晚矣，当为邓尉山神。”

孙文玉：《新义录》

此说圣叹前身为僧、死后为神。又说圣叹前身为狐，

金圣叹为灵物所凭，或云狐也。

俞越：《茶香室续钞》卷20

假如真如杨保同所说，圣叹生于3月3日，哪一年的3月3日呢？直到今天，还不能确定。

早在五十多年前，金陵陈登原在《金圣叹传》中作过一次考订，他断定圣叹生于“万历三十四十年间”：

由圣叹死时已老之说征之，知伊死时，年事当在五十、六十之间。非有此年，何来衰暮之叹？贯华堂刊《第五才子书》序文第三，末有“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”字样。而叙文中又云：“今与汝释弓，汝昔五岁时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；今年始十岁，便以书相授。”以此推之，知崇禎十四年时，圣叹子已十岁；圣叹当生在万历三十、

四十年间。

陈登原：《金圣叹传》

陈登原进而“假定为崇祯十七年批《水浒传》，又假定圣叹生子为二十五岁”，将圣叹生年断定为“崇祯十七年之三十五年前，即神宗万历三十七年。”

万历三十七年为公元1609年，圣叹被祸死于1661年，死时为52岁。圣叹己亥还有与友人的书信来往，自言53岁，生于1609之说不能成立。

二十多年前，刘世德根据有关资料，推定圣叹当生于明神宗三十六年，即1608年。现在，一般都认为金圣叹生于1608年。此说也不大可信。

北大教授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中，对圣叹生年也作过一次考订，他认为圣叹被祸时当为55岁。邓说：“嵇永仁《葭秋堂诗集》，附人瑞手札，作于己亥，自言年五十三，被祸时当为五十五岁。”圣叹手札作于己亥，即顺治十六年，即1659年，圣叹被祸是在顺治辛丑，即1661年，由此推算，圣叹当生于1606年。手札作于己亥之说，观《清诗纪事初稿》中为嵇永仁写的小序，是从永仁《葭秋堂诗集》最后附录的诗中推定出来的，邓说：“葭秋堂诗中所往还者多前朝遗老。诗皆五律。末附初秋杂咏七绝十二首，咏顺治己亥郑成功江上之师。集或刻于此时。”《葭秋堂五言诗》稿送给圣叹看过，圣叹就是看过诗稿后写的这封信。永仁送诗稿应该在刻集之时，即顺治己亥，请人作序也应该在这个时候，绝不能早于这个时候，因为没有诗集未编完就请人作序的道理。如果圣叹生于1608年，被祸当为53岁，己亥圣叹就已经53岁了，所以1608年之说不能成立。邓之诚断定圣叹手札作于己亥是大概可信的，也与

蔡丕因说圣叹年四十眠勉著述相符。圣叹出生于三月三日。所以，金圣叹的出生年月应为明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三日，即1606年3月3日。

关于圣叹生年，虽然一般认为是1608年，但也有人怀疑，有的不能肯定，有的认为是1606年，有的认为是1607年。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6年第3辑，载有金德门《金圣叹史料辨正》一文，辨正之一就是“金圣叹生年”。他认为钟来因《杜诗解》前言中提出金圣叹生于1607年之说不确，仍认为是1608年。钟是推算有误，应为1606年。金所据的材料，仍是金圣叹与嵇永仁书（即《复秋堂诗序》）和金圣叹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》，作者把两序中所说的整理唐人七律说成“吻合无间”，当作一回事，所以才有1608年的推论。这也就是过去刘世德断定圣叹生于1608年的根据。其实，圣叹两篇序文虽同时提到整理唐人七律的事，但不是同一时间的事，其中有明显不同。一、时间不同。儿子金雍要圣叹上下快说唐人七律是顺治十七年二月八日开始，四月望之日结束；而深入三小女草屋，力疾先理唐人七律是从端午之日开始，没说何时结束。前说四月已结束，后说五月才开始，显然不是一回事，而是两回事。二、参加的人也不同。顺治十七年那一次，是有儿子“从旁笔受其语”的，而在小女家是“对影兀兀”，不象有金雍参加。可见圣叹集中整理唐诗先后共两次，在小女家中是第一次，整理得略有头绪，所以才有第二次受儿子之请上下快说。不然，从二月到四月短短六十多天，怎么能一口气说六百首诗呢？从圣叹与友人书信来看，也可以断定在小女家是第一次整理。如《与顾尼备嗣曾书》中说：“一夏所说唐律分解，共成八卷。今先以钞本奉致，望于文课之暇，私以尊意试呈令叔。”这里所说的钞本明显的不是最后定本，因为定本是10卷，这里是8卷，从“一夏所说唐律分解”之句来

看，也与二月到四月同儿子金雍上下快说的时间不合，但与“弟自端午之日”之说吻合无间。在小女家分解后，金圣叹又将钞本送给很多人看过，其中就有嵇永仁、云在，开云法师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葭秋堂诗序》上说整理的七律是六百余章，而与嵇等书信中都只说六百首了，这与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序》中所说数目吻合。大概是钞本请人提意见，又陆续修改，删去篇目，又增加了卷数，所以最后是十卷595首。刘世德、金德门等人没有加以细察，只抓住四月与端午的时间相近，就把二者当作一回事。其实，一个是“四月望之日”（即4月18日）结束（才子诗末尾有金雍补注：顺治十七年，4月18日，说唐人七言律诗竟。另雍群弓笔受并补注），一个是“自端午之日”开始，经过了一夏才完成，而且钞本与定本在卷数、篇数也不同，怎么能草草断定两次整理是一次呢？应该说，己亥（顺治十六年，1659年）在小女家是一次，庚子（顺治十七年，1660年）受儿子之请又是一次。既然己亥圣叹自言五十有三，邓之诚先生说圣叹遇难时55岁，是大致不差的。准此推算，圣叹生年应该是1606年，不是1608年。

关于姓名，也有问题，各家其说不一：

廖燕《金圣叹先生传》：“先生金姓，采名，若采字，吴县诸生也……革鼎后，绝意仕进，更名人瑞，字圣叹。”

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：“金人瑞，字若采，圣叹其法号也。”

无名氏《辛丑纪闻》：“金圣叹，名喟，又名人瑞，庠姓张，原名采，字若采，为文倜傥不群，少补博士弟子员，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，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，就童子试，而文宗即拔第一，补庠生。”

无名氏《哭庙纪略》：“金圣叹，名人瑞，庠生，姓张，原名采，字若来，文倜傥不群，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，后以岁试文怪诞黜

革。及科试，顶金人瑞名就试，即拔第一，补吴庠生。”

按照这些说法，金圣叹有两个姓，一姓金，一姓张。《辛丑纪闻》认为圣叹是庠姓张，又说金姓是顶名应试改的，前后矛盾。《哭庙纪闻》似乎认为原姓张，顶名应试时才改姓金。有三个名字，一名采，一名喟，一名人瑞。廖燕认为人瑞是入清以后改的。但两个无名氏都说人瑞是顶人家的名字，圣叹应试是在明末，入清改名云云，也就有了问题。有三个字，一字若采，一字若来，一字圣叹。若采、若来可能是后人笔误搞错了，但到底是若采还是若来呢？也分辨不清。名字多几个、错一点倒还不要紧，但姓总不能一时姓张，一时又姓金。照《辛丑纪闻》所说，金圣叹庠姓张，后顶名应试才改姓金名人瑞的。庠姓张，那顶名应该顶张人瑞才对，为什么两个无名氏都说顶金人瑞呢？这就把人弄糊涂了。陈登原先生为了证明圣叹原姓金，不姓张，力主圣叹绝无顶名应试之事，而且断言说“圣叹姓金名人瑞，吴县人。或谓其本名张若采，殊未足信也。”但是，实际上又有顶名应试之事。除了《辛丑纪闻》和《哭庙纪略》外，也还有人说金圣叹有更名应试之事：

采薇子《虫鸣漫录》：“吴门金解元圣叹，……入泮，屡黜而屡售也。每遇岁试，或以俚辞入诗文，或于卷尾作小诗，讥刺试官，辄被黜。复更名入泮，如是者数矣。”

《清朝野史大观·金圣叹小传》也说：“初补博士弟子员，以岁试文怪诞被黜，明年科试，易名人瑞，就童子试，文宗某拔置第一。”

金圣叹顶名应试之事是有的。承认有此事，所以有原姓张、后姓金之说。从金圣叹与金昌的关系来看，圣叹又确象姓金。金昌说“唱经，仆弟行也”，圣叹也屡称金昌为“家兄长文”，圣叹儿子金雍，也屡称“家伯长文”。圣叹改姓，金昌不会改姓，金昌也

绝不会把姓张的认作自己的弟弟。所以，原姓张之说，不可信。庠姓张，倒有可能，但与顶名金人瑞又互相矛盾。再说名字，陈登原说，距圣叹不远的娄县，有张若采其人，系乾隆进士，*晚晴簃诗汇*有张若采小传。既然张若采确有其人，金圣叹原名张若采云云，就不大可信了。张采也确有其人，是明末复社领袖之一，与张溥最为友善，时人称之为“娄东二张”。二张与圣叹年岁不相上下，也决无同名同姓之理。但圣叹姓名各家矛盾的说法，仍然无法统一起来。近购得*江苏地方文献丛书*，其中有顾公燮*丹午笔记*一部，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。笔记中有*哭庙异闻*一则，文字、事实与*辛丑纪闻*、*哭庙纪略*基本相同，极可能无名氏就是顾公燮，或者是别人根据他的文稿略加裁定写成*纪闻*和*纪略*。金圣叹的姓名，*哭庙异闻*是这样记载的：

金圣叹，名人瑞，庠姓张，字若来，原名采。为人倜傥不群，少补长洲诸生，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。次年科试，顶张人瑞就童子试，拔第一，补入吴庠。

这就清楚了：圣叹顶名应试不是顶“金人瑞”而是顶“张人瑞”，这就是说圣叹原本姓金，姓张是应试时改的，字也不是“若采”而是“若来”，*哭庙纪略*是对的，*辛丑纪闻*搞错了。但后人都相信*纪闻*，以讹传讹，大家都写成了“若采”。顾公燮，字丹午，号澹湖，又号担瓠，吴郡诸生，他自述同哭庙遇难的丁子伟、朱时若是好朋友，所以，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，纠正了*纪闻*和*纪略*中的传讹的说法。那这样，金圣叹的真实姓名应该是：金圣叹，名人瑞，又名喟，庠姓张，字若来，原名采。因为顶“张人瑞”名应试，所以入清后就废除了金采的原名，而改名人瑞了。

金圣叹为什么名喟字圣叹呢？他自述是以圣人自居之故。廖

燕《金圣叹先生传》说：

或问“圣叹”二字何义？先生曰：《论语》有两“喟然叹曰”，在颜渊为叹圣，在与点为圣叹，予其为点之流亚欤！

又蔡丐因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也有同样的记载：

客复问：圣叹二字何义？曰：予名喟，圣叹即喟然叹之意。《论语》中有二喟然叹，在颜渊则为叹圣，在曾点则为圣叹，春风沂水，予其为点之流亚欤！

《论语》的两“喟然叹曰”，一是“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”这是颜渊赞叹孔子道德的精深博大，所以说是“叹圣”；另一“喟然叹曰”，是“夫子喟然叹曰，吾与点也。”这是孔子赞叹弟子曾哲的话，所以是“圣叹”。金人瑞以圣哲自居，也可以看出圣叹素负大材的抱负和性格。

另外，金圣叹还有两枚图章，不为人知，一为“五经博士”，一为“六等秀才”。“五经博士”，想是以孔子门徒自居之故。为什么称自己为“六等秀才”呢？顾公燮的《丹午笔记》中说：

金圣叹岁试，作《以杖叩其胫》、《闾党童子将命》题，中间渡文曰：“一叩而原壤痛矣，再叩而原壤昏矣，三叩而原壤死矣。三魂渺渺，六魄悠悠，乃生于闾党而化为童子矣。孔子曰：“此吾故人也，使之将命可也。”以此考六等，挑红糞桶而出，遇黄陶庵于门，陶庵曰：“君又何至于此？”圣叹曰：“吾岂不如老农！”

此即“六等秀才”图章之来历，用以自嘲耳。黄陶庵，即黄淳耀，崇祯进士，后以反清的薙发令，起义事败，自杀，与圣叹仅差一岁，此时，可能同为考生，从陶庵一“又”字，可知圣叹的确是“屡黜屡售”，考六等，想此次应试当不是“拔置第一”的

那一次。

关于家世。金圣叹是被清朝统治者斩首于江宁三山街的，所以各级官吏对他都很冷淡，不但《清史稿》没有他的传记，就连府志、县志对他的记载也很少。同治年间的《苏州府志冢墓》中只有一句：“文学金人瑞墓，在五峰山下博士坞”。所以，金圣叹的家世，我们知道得很少。

吴县的世家，是周、吴、沈、赵、叶五姓，还有朱、张、顾、陆，也是大姓，金氏一姓，则是后起之族。据《五石脂》记载：

后起之族，则有金氏，顾亦有二支，截然不同。一曰曹村之金，著于明末，其先湖南人，宋季有任长兴典使者，遂家焉。厥后蕃衍分析，多居南浔、震泽间。而文通公之后，独以佐命元勋，荷时隆宠。

一曰顾家草之金，近颇蕃殖。其先为宋相国安节之后，安节故家休宁之汪金桥，而葬于嘉兴，故子孙多居吴越间。汪金桥金氏，今犹数百家，多经商。

《五石脂》的作者为陈去病（1874—1933年），吴江人，曾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大本营之宣传主任，任过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、东南大学教授。他那个时候，即民国初年，汪金桥金氏还有数百家，可能对金圣叹的祖先还可以查到。但金圣叹对自己的祖先则一字不提，不独曾祖、祖父不提，就是父亲、母亲的名字也不提，父辈还有些什么人就更没有提及。金雍的《鱼庭闻贯》提到有一个叔祖叫金佶号正士，这大概是圣叹的父辈人物。金雍还提到几个家叔，如“家叔若水丽”，“家叔胜私希仁”。这些人与圣叹有书信往来，是近房兄弟、还是远房兄弟，今天也不得而知。

圣叹自称，11岁时能在家读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、

《水浒》等书，还看到父亲彻夜吟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从这个情形来看，父亲不象是商人，也是一个读书人。苏州一带的读书人，一般都有一个读书堂，如韩住有贯华堂，金昌有学易堂，圣叹自己有唱经堂，而不闻他父亲有堂，圣叹从小就借贯华堂的善本书，可知父亲的藏书也不多，也没有著作传世，大概也不是什么有名气的读书人。圣叹逸诗《立春日送二策入学》中有“身从皋比又前缘”之句，可能乃父也是一位教书先生。

圣叹自己有兄弟三人，圣叹行二，另有一妹。圣叹的弟弟叫岸先，年龄很接近，今天有人怀疑他们是双胞胎。《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》之二：

髯珣超群又绝伦，大哥三弟更奇人。

人家只道我家富，这样贫来未是贫。

这个超群的髯珣，也可能是圣叹的直系亲人，不然他不会同大哥三弟并提。三弟能诗，大哥也是“奇人”，不是平庸之辈。但叫什么名字，还有待查考。圣叹给岸先的诗很多，有《念舍弟》、《忆舍弟》，可能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、游戏，特别有感情。从诗来看，大概父母双亡之后，各自为了糊口，从此兄弟就离散了。岸先在外的境遇似乎也不很好，《忆舍弟》中说：

舍弟西风里，流离数口家。

近闻栖水泊，托庇在天涯。

火食何由得，儿童那不哗？

何须逢盗贼，多恐化虫沙！

大哥三弟都有子女，境哥、智哥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。圣叹对这两个孩子特别喜爱，圣叹有诗描述他们双双放学回家的情形：